

金訊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難民及 尋求庇護者

2025年1月 第六期通訊

編語



專題文章

- 關於阿男——訪問一位來自越南的尋求庇護者 4
- 孔令瑜 (本會幹事)
- 由佑寧堂和居留權大學創造的相遇文化 8
- 孔令瑜 (本會幹事)
- 從一張相片，淺談歐洲難民政策 12
- 孔令瑜 (本會幹事)

生態關懷

- 堂區環保計劃訪談（二）：
聖安德肋堂與聖十字架堂 16
- 陳嘉琳 (本會幹事)

關社內望

- 在時代徵兆中認出希望 19
- 李穎妍 (本會幹事)

社會內外

-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
——照顧者服務二三事 20
- 楊健濱 (本會幹事)

關社禱文

難民議題：從近到遠的認識與關注

在 2024 年，全球有接近 2 億人因戰爭、內亂、饑荒、貧窮或氣候變化等因素被迫流離失所，冒著生命危險跨越國界，尋求庇護。

對許多人而言，「難民」這個議題似乎遙不可及，甚至覺得是沉重或想迴避的話題。今期的《全訊》三篇主題文章，期望讓讀者從近到遠，認識難民的處境與挑戰。

從外表和日常談吐來看，阿男與一般年輕人並無分別。他熱愛教會，關心家人和弟妹的成長。難民，其實只是一個標籤，阿男和我們一樣，有夢想與情感，是天主的寶貝。

不少人或許認為，教會內很少有人關注難民或尋求庇護者。然而，王牧師與甘仔的「難民事工」正是例外。兩位牧者致力為他們提供支援，無論是在生活上的陪伴，到精神上的關懷。這份同行，正是教會與社會可以攜手完成的使命。

2015年，3歲的敘利亞男孩艾蘭命喪土耳其海岸，他的小小遺體震驚了全球，當時成為難民議題的象徵性畫面。然而，數年過去，難民問題依然未解決。歐盟在當下的難民政策中，仍然以接納與款待為主，但也面臨著不少挑戰，包括東歐國家的反抗，成為了政策推進的一大阻礙。

由於篇幅所限，東歐國家的移民與難民政策，將在下一期《全訊》的「人權視野」專欄中詳細探討。

關於阿男——

訪問一位來自越南的尋求庇護者

／孔令瑜（本會幹事）／



阿男形容自己是第三代在港的越南難民，爸爸是第二代。幾歲的時候，阿男隨著父母從越南過來到香港尋求庇護。他今年二十三歲，身份的關係，中學畢業後他不能找工作，因為學業成績一般，所以亦無法繼續讀書。身邊本地同學畢業後開始計劃事業或繼續學業，但作為難民三代，阿男的家庭沒法讓他繼續升學，畢業後他與爸媽一樣，無法工作。

爸爸媽媽一心在港等候入境處的安排，希望有機會可移居到其他國家生活。但等了十多年，阿男今天已經成長，他開始思考另一條路，就是返回越南重新生活。他期望在越南生活安定之後，可帶弟妹回去重建生活。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除了因為自己沒有出路之外，亦和自己的經歷有關。他希望弟妹可以有一個和「正

常人」相同的成長過程，可以自由地去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社群，參與學校活動，增加見識。

關於難民

中國於1951年簽署了《難民地位公約》，但該公約不適用於香港。香港在1992年簽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香港政府規定，任何希望在港尋求庇護的人士必須在簽證過期後才能提出難民或酷刑聲請，這實際上是要求申請者逾期逗留後，才能提出免遣返聲請。隨父母來港或在港出生的難民兒童，他們的出生證明書上，會被註明「身份未確認」，即使在香港居住滿七年，也無法獲得居港權。由於缺乏居港權，這

些難民兒童在教育、醫療和日常生活方面面臨許多限制。他們會被視為違反《入境條例》，因此不能自由進出香港邊境，不能跟普通同齡孩子一樣出國受訓、比賽或參加海外遊學團。¹

同樣的情況亦發生在阿男身上。從讀書到畢業的成長過程中，他沒有太多機會接觸社會和學校以外的世界。生活範圍只有家庭和學校，他最開心的時候，就只有周日和家人參加的主日彌撒。在他離開學校之後，生活圈子縮窄至家庭和教會，這種孤獨和無依的感覺就更加明顯。

他不清楚為什麼父母選擇來香港尋求庇護。他記得那時候爸爸說，想全家人去一次旅行，於是就來了香港。爸爸認識一些在港的越南人，他們於1978年左右來到，曾在難民營生活，輾轉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都取得居港權，並找到了穩定的工作。阿男爸爸以為，這樣的措施仍然存在，只要在港以難民身份住滿七年，就可有居留權。他們一家四口，於是在2014年11月來了香港。

關於歷史

翻看歷史，1975年第一批越南難民來港時，全數得到港府收容。早期的難民營採取半開放管理模式，難民獲簽發難民證後，可在日間進出難民營，尋找工作，一邊賺取收入，一邊等候第三國收容。

1988年，港府實施「甄別政策」。在甄別政策下，因政治迫害而抵達香港的越南人被定義為「難民」，其他包括因為經濟狀況而來到的，則被定義為「船民」，他們會被視為非法入境者，不會獲安排前往第三國，也不會獲批香港居留權，並會被遣返回越南。

1998年1月9日，香港特區政府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並在2000年2月推出融入政策，為部分仍然滯留香港的難民或船民提供申請居港權的途徑被甄別為難民，但未能獲得第三國收容的越南難民，以及於1988年實施甄別政策之前抵達的船民，都可獲得居港權。由1975年至2005年，香港雖然曾收容超過20萬名的越南難

民或船民，但至2005年底為止，只有1,385名難民或船民獲准在港定居。

剛到香港的時候，阿男一家住在旺角的賓館內，護照和簽證過期後，他們便到入境處自首。在辦理手續的過程中，有同鄉建議他們前往通州街公園，尋求其他越南人的幫助。全家人按照介紹去到了通州街公園，在那裡認識了許多在公園露宿的越南同鄉，還遇到了仁愛之家的修女。

那年的冬天，他們開始在公園裡自製的帳篷中露宿。在這段時間，仁愛之家的修女會於日間在公園派發食物，她們特別關心有小孩的家庭，經常與阿男兩兄弟聊天。晚上，位於深水埗的一間茶餐廳也會向他們發放飯盒，這些善舉讓他們在艱難的時期感受到了香港人的溫暖和支持。

雖然年紀尚小，阿男心中仍不時感到困惑：為什麼明明在越南有一個安全的家，卻要在異鄉露宿街頭？他曾聽成年人說過，如果不努力讀書，長大後就要「瞓街」，但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些問題他問過父母多次，但始終得不到答案。

儘管如此，阿男對於「瞓街」的生活卻有快樂的體會。他很高興能在公園遇到許多同樣背景的越南人，每天孩子們一起玩耍，覺得生活充滿趣味。雖然他們在公園裡露宿，但因為有很多人一起，所以並沒有特別感到困擾。住了兩個月後，在2015年農曆新年前，他們在仁愛之家的幫助下，搬到了大角嘴區的新住所。

仁愛之家的修女不僅幫助他和其他露宿者找到穩定的住所，還為他們聯絡到學校讀書。在學校裡，他認識很多與他有相似背景的同學，都是少數族裔或尋求庇護者。這樣的多元環境使得阿男在初期沒有感受到明顯的歧視，反而讓他感到了一絲歸屬感。

關於歧視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男在社區生活中卻面臨了不同的挑戰。許多鄰居經常以「越南仔」來稱

關於婚姻

眼前的阿男雖然只有23歲，但他身邊有不少朋友已在考慮結婚的問題。不時聽到新聞報道，指有人為了取得居港權，冒險與香港人假結婚。阿男指出，很多人都會這樣想，將自己的婚姻作為跳板，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當朋友與高彩烈在討論婚姻及女朋友之際，阿男就參加了由仁愛之家舉辦的聖經班。在課堂中修女要他們隨便揭開聖經的一頁，然後說出自己對該頁經文的想法。他剛揭到的那一頁，是天主要求他忠誠對待他人。「結婚就是立約，只要二人活著，就要彼此忠實。」阿男相信這是天主給他的啟示，要做一個真誠的天主教徒，不能辜負所有人對他的幫助，和背離自己的信仰。

後記

在香港，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生活充滿挑戰。他們不僅要面對離開家園的痛苦，還要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掙扎求生。微薄的生活津貼無法滿足基本需求，加上社會的歧視和誤解，使得他們的處境更加艱難。主流媒體常常將他們標籤為「假難民」或「非法入境者」，這種刻板印象不僅不公正，還掩蓋了他們所面臨的真實困難和挑戰。

阿男的故事正是許多尋求庇護者的縮影。他和普通香港人一樣，渴望被理解和接納，但卻因為膚色和種族而遭受歧視，無法獲得社區的信任。儘管如此，他在艱難的環境中找到信仰的支持，讓他在生活的旅程中感到一絲希望和力量。

希望社會能夠更加包容，對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展現更多的理解與同情。只有這樣，才能讓每一位在香港生活的人都能夠感受到尊嚴和支持，無論他們的背景如何。

1. 「難民兒童在香港」伍鳳嫻、蔡鳳儀，〈時代論壇〉2022年3月31日

來自己有能力的话，亦會做同樣的善事，幫助有需要的家庭，這是他對分享的理解。

對於仁愛之家的修女，她們一直以來為他和家人伸出援手，一開始是在寒冬中提供熱餐，後來又為他和弟妹尋找學校讀書，然後又找到固定居所。阿男形容修女是「天主最好的安排」。阿男想返回越南生活，開展自己的事業，修女和義工一直為他安排和尋出路，雖然目前仍未能成事，但他相信這是天主給他的挑戰，感謝仁愛之家的同行。

「祈禱的時候，我不會說：求你給我一條坦途，我不會要求很多錢，我只會跟從天主的安排，有任何的挑戰，有任何困難，我都會接受。」

關於家人

父母千方百計希望留在香港，等待政府政策有所改變，但阿男認為，作為一個「尋求庇護者」，在此地的發展空間實在很有限，但爸爸不想回到家鄉面對一切，而媽媽所有的決定，都以丈夫為主。所以在家中，父親所說的都是「對」的。阿男最擔心的是弟弟和妹妹。他們將來長大的時候，可能會像自己一樣，感到一事無成，沒有將來。其實父母都只是四十多歲，即使返到越南，生活應該勉強可以維持。反而在香港，每個人每月只有 \$1200 食物券，沒法買到有營養的食物。

透過新聞，阿男了解到社會上對難民的看法存在分歧，特別是將難民分為「真難民」和「假難民」。所謂的假難民，通常是指那些因為自己國家經濟困難而希望移居到發展較好的國家的人。對於自己，阿男堅信自己是「真的」難民。

在他離開越南之前，曾經目睹一群看起來非常凶惡的大漢闖入家中，媽媽叫他和兄弟要暫時離開。幾小時後回到家中，他驚恐地發現家裡的所有傢俱都被打爛，債主則重傷躺在地上，面容痛苦。阿男心裡估計，父親因無法償還債務而重手打傷債主，這導致日後不斷有人上門追債，影響了整個家庭和鄰居的生活。

呼他，這讓他感到抗拒。他不介意被稱為「細路」或「靚仔」，但當人們以他的國籍來稱呼他時，他卻感受到了一種被歧視的情緒，讓他開始意識到身份認同的複雜性。

由於越南人外貌與中國人相似，所以阿男本身遇到問題不多。但如果與其他國籍的朋友出街，不時會聽到途人以「差仔」稱呼他們，或者一起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有人刻意避開，有人以奇異目光望向他們。另一個讓他感到困擾的問題，是他們經常在街上被警察截停查閱身份證，而路人的目光也讓他感到不安。「偏偏我和朋友就經常被查，其他人卻沒有。這是不是表示我們特別有問題呢？」

關於教會

在修女的教導和指引下，阿男於中二開始讀慕道班，並在中四時領洗。目前每個周末，他們都會參加在九龍灣聖若瑟堂的越南人彌撒。在那裡有不少參加者都是新教友、難民或尋求庇護者。有部份是在港生活的越南人。阿男形容大家是「自己人」，所以很開心。每星期參與彌撒時，大家都用越南話溝通，唱歌和祈禱都是用越南文。彌撒結束後，有時大家會去食下午茶，之後才回家。

阿男希望教會可以為難民孩子提供多點幫助，讓小朋友去見識多點，給他們多些接觸外面世界的機會。有些越南人因不懂說中文，所以感到害怕和無自信。教會可開設一些中文或英文的課程，當成人在上慕道班的時候，也可以讓小朋友同步，一起參與其他課程，這可能會對孩子的成長有幫助。

阿男並沒有特別鼓勵同學和朋友一起去教堂，但他會分享去教堂的喜悅。他尊重朋友們各自的信仰，如果朋友願意，他樂意帶他們一起去教堂。在聖誕節期間，教堂會為大家準備禮物，阿男的朋友會將心儀的禮物寫在紙上，教會的人就像聖誕老人一樣，為他們準備相同的禮物。在這些特別的時刻，朋友們會願意和阿男一起去教堂。阿男相信，教會內的兄弟姐妹不會介意這樣的安排，有能力的教友願意付出金錢，為貧窮的孩子帶來歡樂。阿男承諾，將

由佑寧堂和居留權大學 創造的相遇文化

／孔令瑜（本會幹事）／



「『相遇的文化』意指我們作為人民，熱衷於彼此相遇、設法彼此連繫、架設橋梁，並計劃一個所有人都可以投身的事業，從而形成某種對生命的期許和生活方式。」《眾位弟兄》通諭（#216）

教宗方濟各在《眾位弟兄》通諭（2015）中強調「相遇文化」的重要性。他邀請我們建立一種超越差異與分歧的文化，創造一個如「多面體」般的社會，讓不同的差異共存互補，並以對話與理解推動社會友誼。這一理念特別適用於當前全球面臨的難民挑戰，基督信仰呼籲我們以包容和接納展現奉獻精神。

在香港，許多教會團體致力於為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提供食物、庇護和靈性支持。九龍佑寧堂的王美鳳牧師與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的甘

浩望神父（甘仔）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以不同方式牧養在港難民，創造相遇的平台。

王牧師通過團契生活、音樂和文化交流，讓難民找到歸屬感，並幫助他們發揮潛能，回饋社會；甘仔則以教育為橋樑，透過「居留權大學」提供語言、音樂、工藝等課程，促進難民間的互助與學習。他們雖方式不同，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透過對話與交流，促進不同文

九龍佑寧堂（Kowloon Union Church） 的難民事工

自2007年起，王美鳳牧師透過九龍佑寧堂（以下簡稱KUC）開展難民事工，最初接觸的是來自非洲的基督徒，後來擴展至印度的基督徒，非洲及亞洲的伊斯蘭教徒等群體。部分菲律賓

和印尼婦女因宗教或家庭因素無法返回原居地，選擇在港尋求庇護。

疫情期間，教會通過派發物資和資訊接觸到更多難民，這些人因資訊匱乏和資源短缺而特別脆弱。隨後，來自非洲、伊朗和摩洛哥的基督徒與穆斯林也逐漸參與KUC的活動與事工。教會以接納和包容的態度，成為他們在異地找到歸屬感的重要社群。

支持與團契生活

王牧師認為，許多難民和酷刑聲請人願意來到KUC參與活動，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確有實際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教會展現了接納和包容的態度，對於這些身處困境中的人而言，教會是他們在異地找到歸屬感的重要社群。

這些人在香港孤苦伶仃，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他們渴望一個群體來傾訴心事，分享內心的掙扎與不安。同時，他們也需要實際的幫助來應對日常生活的種種挑戰，例如醫療、食物和居住等基本需求。

團體生活的意義在於，透過彼此的關懷與支持，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不再是孤軍奮戰。教會成為了他們的避風港，為他們提供了實際的幫助，也創造了一個彼此扶持、共同成長的空間。

締造和平團契 （Peace Making Fellowship）

KUC的「締造和平團契」（Peace Making Fellowship）成立於2010年，旨在回應香港尋求庇護者的需要，實踐基督信仰的「締造和平」的教導，為尋求庇護者提供實際支持，並搭建一個跨文化交流的平台。

團契由王牧師與教會核心成員共同推動，早期主要透過信仰分享和靈性支持，幫助在港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然而，隨著對難民社群需求的深入了解，團契逐漸增加物資分享，同時推動尋求庇護者參與不同活動，如縫紉的課程或「非暴力溝通工作坊」，讓他們學習用一個

比較紳士及和平的方式去疏導情緒，與家人溝通。

透過「締造和平團契」以及「和平大使」（Peace Ambassador）社區教育計劃，KUC成為一個「相遇文化」的實踐場域，難民與本地教友在這裡彼此了解、互相支持。團契以及「和平大使」社區教育計劃的工作不僅深化了教會的牧養使命，也為社會和諧與文化融合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音樂與文化分享：Voices of Peace

KUC亦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國家的成員組成的合唱團，名為「Voices of Peace」。他們去到學校、教會、民間團體唱歌和分享，藉著打鼓和音樂，訴說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生活狀況和挑戰之餘，也分享自己國家的文化，擴闊本地人對他們的理解和認知。

音樂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開始時大家會有些沉默，有點尷尬，但當鼓聲和音樂響起的時候，氣氛便會輕鬆熱鬧起來，令大家打成一片。

Refugee Kitchen：促進理解與參與的 有序活動

隨著更多家庭和婦女參與教會活動，KUC開展了「難民廚房」（Refugee Kitchen）事工，為不同國家的難民提供展示文化的機會。參加者通過烹飪分享自己國家的食物和文化，每月由不同國家的成員負責，例如印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和非洲等地的菜式輪流登場。

這項活動組織完善，每次由一位難民或尋求庇護者擔任主廚，其餘成員分工負責副廚、上菜、洗碗、接待及分享故事等角色。所有參與者都以「和平大使」的身份投入，而KUC的團隊則負責統籌工作，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Refugee Kitchen不僅吸引教友參與，也吸引了對難民議題感興趣或充滿同情心的公眾人士。他們一邊品嚐來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還透過交流了解難民的背景與故事。許多參與者在活動

後，會邀請家人和朋友加入，讓活動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成為推動文化交流、促進社會理解與支持難民的成功平台。

重視彼此的貢獻與自力更新

王牧師認為，通過運動、教育和藝術等方式，亦可以幫助他們建立自我效能與自力更新的能力。因此，難民事工不應僅停留於提供物資支援，或將難民視為無力的受助者。難民能為教會和社區帶來很多貢獻。

她有時會會邀請一些體力較強的，或有技能的兄弟，為教會或基層家庭做些家居維修。通過與其他本地團體的合作，安排難民朋友協助居於唐樓長者搬屋，或幫助殘疾或身障者上落樓梯。這些實際行動，不僅展現了難民的價值，也促進了他們與社區的融合，重塑了外界對難民的印象。

建立開放空間與接納態度

KUC的教堂和公共空間長期對外開放，難民可以在教堂內休息、活動，或前往廚房泡咖啡、喝水。這種簡單的接納，為他們提供了安全與尊嚴的空間。對於一些人擔心開放會帶來保安或保險問題，王牧師提醒，過度擔憂只會讓教會變得封閉，與基督信仰的精神背道而馳。開放空間、接納有需要的人，是實踐信仰的重要行動。

「開放性是教會的土壤，當我們選擇信靠主，就必須接受這種風險。」

從好奇到共融

早期，教會內的一些小朋友對難民和非洲人充滿好奇，尤其是對他們的膚色和背景，提出一些天真的問題，例如：

「你的血是不是黑色的？」

「你們的國家是不是很窮？為什麼經常要籌

款？」

「在非洲是不是跟獅子老虎一起住？」

這些問題雖然反映了孩子們的無知，但也顯示出文化隔閡帶來的偏見和刻板印象。對於這些問題，來自非洲的弟兄姊妹總是以幽默、風趣的方式來回答。類似的互動，不僅對孩子們有深遠的影響，也令非洲弟兄姊妹感到被接納。他們透過與孩子們的交流，展現了自己的幽默與智慧，化解了偏見，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孩子和家長也從這些互動中，學會了尊重多元文化，理解世界的多樣性。

最重要的是，這些互動讓孩子們明白，即使來自不同背景的人，無論膚色、語言或文化，都是上帝所愛的兒女，也都有著共同的人性與情感。這種包容與接納的氛圍，不僅改變了孩子們的觀念，也促成了教會裡跨文化的和諧共處。

孩子的好奇心是了解世界的起點，而幽默與教育則是拆解偏見的橋樑。透過真誠的對話和文化交流，KUC不僅幫助孩子們從好奇走向理解，也促進了教會內部的多元共融，真正實踐了基督教「愛鄰舍」的精神。

居留權大學：從教育到關懷，從香港到世界

時間回到2002年，當時一批在港爭取居港權的子女因訴訟失敗，陸續回鄉或被遣返，以往居權人士的聚會和行動亦逐漸解散。來自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甘浩望神父於同年暑假返回意大利休息和探親，期間去過意大利中部一個山上偏僻的地方。這個地方曾有一位叫Lorenzo Milani的神父，在那裡曾開辦了一間義務學校名為Scuola di Barbiana (Barbiana學校)，工作了十幾年，每年365日，每天12小時，全心全意全時間地為當地貧窮的小朋友，被傳統學校趕出來的青年服務。他的教育經驗影響深遠，遍及全世界。

受此啟發，甘仔返港後延續了這種不拘形式的教育理念，讓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一種具體的信仰實踐。他於2002年先後創立了

「居留權大學」（以下簡稱「居大」）及「居留權超級學校」，為當時仍留港的居權子女提供教育機會。

從居權子女到尋求庇護者

隨著居權子女逐漸取得香港身份證，居大的服務對象於2012年轉為「尋求庇護者」。居大繼續以平等與多元為原則，開設各種課程，由語言（如阿拉伯語、廣東話、法語）、音樂（結他班、音樂課）、哲學、心理學到手工藝（布料設計、穿珠手工）等，涵蓋生活與文化各方面。

課程的教學者不僅限於專業人士，甘仔特別留意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技能，將他們在原居地學到的知識轉化為教學資源。例如，有人教授建築設計或手工藝，也有人分享母語或文化背景。居大的學生既包括尋求庇護者，也歡迎任何對課程感興趣的本地人，真正實現了文化交流與共同學習。

居大校報：包容、多元與天主教愛人的精神

自創辦以來，「居大校報」已成為居大的一面旗幟，體現其多元文化與包容精神。直至今年六月，校報已出版62期，內容涵蓋來自不同國家和族裔人士的真實聲音。有人用英語分享家庭生活的點滴，有人用以色列文寫詩表達心聲，也有小朋友以畫作向父母傳遞愛意，更有尋求庇護者用文字記錄他們的艱苦經歷和不屈的意志。校報最後一頁，則是居大每週開放的課程時間表，為更多人帶來參與和學習的機會。

校報的多樣性和包容性，正是天主教愛人精神的具體展現。天主教信仰以「愛鄰如己」為核心，強調接納每個人，無論其文化、語言或背景。「居大校報」讓不同族裔、語言和信仰的人都有表達自己的機會。在這份校報內，每個人一個平等空間，可自信地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想法。

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聲音

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生活狀況往往被忽視，但

校報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發聲的平台。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讓社會了解他們的掙扎與夢想，既是對尋求庇護者生命價值的肯定，也呼應了天主教關懷弱小、為受壓迫者發聲的信念。而校報中來自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文章，展現了各國文化的多樣性，彷彿繪製了一幅「多面體」的社會畫像。這種跨文化的交流，正是教宗方濟各「相遇文化」理念的實踐——彼此尊重、互相啟發，促進社會友誼與融合。

傳福音的方式：讓人感到幸福的聲音

甘仔認為，傳福音的本質是看見每個人的需要，支持他們成長，幫助他們獲取知識和技能，進而改善生活。他說：「福音的全名是『幸福的聲音』，我們的使命是將幸福傳揚出去，讓每個人感到快樂和幸福。」

因此，居大雖然是一個由天主教神父主導的群體，但課程中並沒有專門的聖經課，甘仔以實際行動傳遞福音精神——尊重每個人，尊重每個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幫助他們過有意義的生活，並成為能夠影響其他人。

超過二十年的教育與挑戰

過去二十多年裡，居大已服務超過五百名尋求庇護者，他們中有些人成功移居海外，亦有人因等待無果而選擇離開，或被強迫遣返回原居地。甘仔對於後者感到特別擔憂，擔心他們返回原居地面臨持續的迫害。例如，一名來自馬達加斯加的反對派記者被遣返回當地後，兩年來一直音訊全無。

甘仔說：「有意義的生活，就是希望當我們離世的那一天，世界會因為我們的努力而有一點點的進步。」居大的存在不僅僅是為了傳授知識，更是為了喚起社會的關懷與責任感，為難民向尋求庇護者帶來希望，也為世界的各個角落播下幸福的種子。在甘仔的陪伴下，居大成為香港這片土地上，教育與福音相結合的美好見證。

從一張相片， 淺談歐洲難民政策

／孔令瑜（本會幹事）／



三歲的艾蘭·庫爾迪（Aylan Kurdi）是一名來自敘利亞的男童。於2015年9月，他的遺體被發現在土耳其度假勝地博德魯姆（Bodrum）的海灘上，艾蘭倒臥溺斃姿勢的相片被一間通訊社記者拍到，照片速傳遍媒體，成為難民悲慘遭遇的象徵，也讓敘利亞難民的議題，短暫地獲得各國政府關注。

艾蘭的爸爸阿布杜拉·庫爾迪（Abdullah Kurdi）是敘利亞庫德族人。他和家人住在敘利亞，在當地是個理髮師。由於內戰不斷，家鄉無法生活下去。和許多同鄉一樣，他帶著太太芮韓（Rehan）、兒子加利普（Galip）以及小兒子艾蘭（Aylan），輾轉去到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生活了三年。

阿布杜拉一家人曾向加拿大政府申請入境，儘管他的妹妹蒂瑪（Teema）住在溫哥華（Vancouver），但他們的申請仍遭到拒絕。其後，他們決定鋌而走險，準備航越海象險惡的東地中海前往歐洲，然後再轉往加拿大申請政治庇護。

2015年9月2日，他們一家四口從土耳其博德魯姆半島的阿克亞拉爾（Akyarlar）出發，搭乘一架小型橡皮艇前往希臘的科斯島（Kos）。原本只能載八人的小艇卻載著十六人，出發不到四分鐘後，船身就開始進水，人蛇集團指派的船長棄船逃逸，小船轉瞬間翻覆。結果，艾蘭和哥哥，媽媽三人都淹死了，只有阿布杜拉一人活了下來。

然而，這只是數以千艘發生船難船隻中的其中之一，成千上萬的難民於過去十多年來葬身於希臘愛琴海，實際死亡人數難以估計。有網友將艾蘭伏屍海岸的一幕繪成畫作，為小男童加上翅膀，祝福他能成為小天使。



土耳其海軍軍官表示，庫爾迪一家人是為了逃離受恐怖組織IS（Islamic State）無情戰火的襲擊，才會搭上難民船前往歐洲尋找庇護，當時有兩艘共乘載二十三人的船隻，向希臘前進途中翻覆，至少造成十二人溺斃，其中五名是孩童，而他們都是來自土耳其邊界附近的敘利亞科巴尼（Kobani）的庫德族人。

敘利亞內戰

2011年，敘利亞反對派受「阿拉伯之春」的影響，從原本反政府的示威遊行，後來與政府軍爆發衝突。當時敘利亞民眾的訴求是要求時任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辭職，但隨著政府的暴力鎮壓，局勢迅速惡化，最終演變為持續至今的全面武裝衝突。

戰爭所帶來的恐懼、飢荒與仇恨籠罩了整個敘利亞，導致了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難民潮。截至2024年，敘利亞的難民人數約為640萬人，還有約1380萬人因內戰而在敘利亞境內流離失所。內戰造成了巨大的人命傷亡，亦對敘利亞的社會結構和經濟造成了無可挽回的負面影響。

土耳其是接收敘利亞難民最多的國家，目前約

有400萬人。土耳其政府對難民提供庇護和社會服務，但也面臨著社會問題和經濟壓力。而黎巴嫩接納了約150萬名敘利亞難民，相當於其國內人口的四分之一。約旦接納了約60萬名已登記的敘利亞難民，估計還有100萬名未登記的難民。大量移民使這些國家內部的資源和基礎設施面臨挑戰。

然而，艾蘭的死引發了強烈的國際反響，促使一些國家開始改變其難民政策：不少國家開始重新思考其難民政策和接納態度。以德國為例，當地迅速改變其難民政策，時任總理麥克爾政府宣布接納80萬名難民，並撥出60億歐元用於難民安置和支援。這一政策在當時受到廣泛讚譽，並被視為人道主義的典範。然而，隨著難民數量的增加，德國其後也需實施臨時邊界管制，以應對社會壓力和安全問題。



德國民眾舉牌，歡迎數千難民抵達德國多特蒙得，並自發為難民捐助衣物等生活用品。（圖／美聯社）

歐盟政策的轉變

歐盟各國在1990年代制定「都柏林公約」（Dublin Convention），經多番修改後，「都柏林第三公約」（Dublin III Regulation, No. 604/2013）於2013年7月生效。公約規定難民在日內瓦公約下尋求政治避難的申請流程，確保至少有一個成員國處理尋求避難者申請。在「都柏林體制」下難民（或「尋求庇護者」）只能向第一個踏足的簽約國提出庇護申請，而該國則有責任審核其申請，並在期間負責其生活所需。

2015年的難民潮對歐洲國家帶來巨大衝擊。當時除了敘利亞以外，還有來自非洲和伊拉克的難民，不少選擇偷渡地中海前往歐洲，當時約有400多萬人逃離家園。希臘和意大利兩個難民的主要接收國曾被衝垮，海岸邊到處都是等待接收和救助的難民。「都柏林公約」在這場難民危機中暴露出其局限性，促使歐盟各國重新評估其難民政策。為了幫助「前線」國家，歐盟決定制定難民分配計劃（The Council Decisions on Relocation in 2015），讓其他成員國分擔接收難民的任務。

東歐國家的激烈反應

計劃出台後，雖然德國、瑞典等國表示願意接受，但匈牙利、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卻堅決反對。2015年6月，匈牙利政府甚至在與塞爾維亞的邊境上修建圍牆，阻止非法移民入境。2016年9月，匈牙利總理奧爾班（Orbán Viktor）宣佈全國進入「移民危機狀態」，認為接受難民不僅是經濟負擔，更是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

2020年4月，歐盟法院（CJEU）裁定匈牙利、波蘭和捷克共和國未能履行歐盟法律規定的義務。今年6月份，因匈牙利政府拒絕接收歐盟分配的難民，違背了歐盟相關法律規定，法院對其開出2億歐元的罰單。10月份，匈牙利政府正式要求獲得「選擇退出」歐盟移民難民政策的權利，希望在移民問題上有更大的自主權。



匈牙利在邊境架設圍欄，防止非法移民進入。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庇護和移民公約》

有鑑於2015年以來的難民危機，歐盟於2020年提出《庇護和移民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公約》的核心目標是建立一個有效和人道的移民管理系統，並要求所有通過「非常規手段」進入歐盟的難民，需接受身份、健康和安全檢查。

根據《公約》，歐盟成員國需：

- 設立一個配額系統，要求各成員國根據其承擔的責任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如果某國未能接收，將面臨罰款；
- 在邊境或機場附近的拘留所快速處理所有尋求庇護者的申請，以加速審核和遣返程序；
- 在處理難民和移民時，需遵循人道主義原則，確保基本人權得到尊重。

隨著極右翼政黨在歐洲的崛起，移民問題已成為政治議程中的重要議題，促使歐盟加快推進《公約》的進程。儘管《公約》在某些方面受到批評，但它代表了歐盟在面對日益嚴峻的移民問題時所做出的努力。

難民政策的挑戰

不少國家擔心接納難民會增加公共支出，並可能對社會服務造成壓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雖然短期內會增加支出，但長期來看，若能有效整合難民，將有助於提升經濟生產力。這一觀點在不少國家仍存在爭議，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民眾對難民的接納態度變得更加謹慎。

此外，部分國家出現了對安全的擔憂，尤其是在2015年11月，發生在巴黎的連環恐怖襲擊事件後，加劇了民眾對難民的恐懼和不信任。這種情緒在一些極右政黨的推動下愈演愈烈，導致社會分裂和對立加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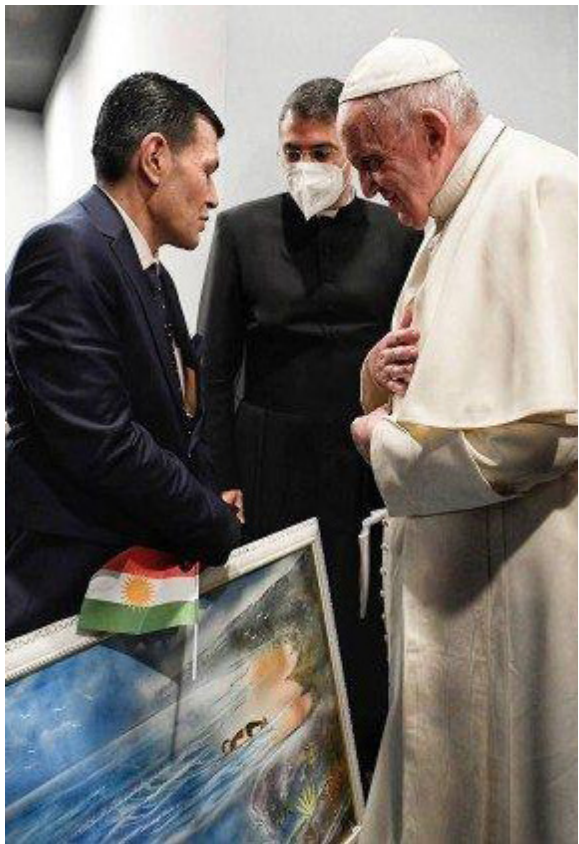
面對日益嚴峻的難民問題，歐洲國家需要尋求更有效的合作與政策調整。除了加強內部的協調機制，確保歐盟各國在難民接納上的一致性外，同時亦應加大對難民來源國的援助力度，以解決根本問題，減少難民的產生。此外，歐洲國家還需要加強對難民的整合措施，確保他們能夠順利融入當地社會，減少社會矛盾。

教宗方濟各的呼籲

教宗方濟各在艾蘭事件後，曾多次公開場合中提到艾蘭。教宗指出，艾蘭的死亡不僅是個人家庭悲劇，也是整個人類的悲劇，呼籲人們要認識到每一位難民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

2015年9月7日，即艾蘭離世後幾天，教宗方濟各在聖伯多祿廣場（Piazza San Pietro）主持《三鐘經》（Angelus）誦念儀式時呼籲全歐洲的主教「以具體的方式來傳達福音」，接納難民家庭。「歐洲的每一個堂區、每一個宗教社群、每一間修道院、每一座聖殿，都應該接納一戶難民。就從我的羅馬教區開始。」

教宗援引《新約聖經》《馬爾谷福音》（Gospel of Mark）耶穌療癒一位聾啞者的故事，曉諭聖伯多祿廣場的信眾「一場奇蹟正在歐洲發生。我們的裝聾作啞、自私自利、沉默退縮，都已經被療癒了。」



2021年，教宗方濟各於庫爾德自治區主持彌撒後，接見了艾蘭的父親阿布杜拉，傾聽他失去家人的悲痛。梵蒂岡其後發聲明指，教宗與阿布杜拉交談很久。阿布杜拉感謝教宗關心艾蘭的悲劇，以及所有冒生命危險遠離家園的難民，並把艾蘭的畫像送給教宗。（圖／Vatican News）

堂區環保計劃訪談（二）： 聖安德肋堂與聖十字架堂

／陳嘉琳（本會幹事）／



為多了解堂區生態關懷工作的發展，筆者近月與不同堂區環保工作計劃成員交流。繼上期介紹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及聖文德堂的環保計劃後，今次介紹兩間堂區計劃：聖安德肋堂SAY環保小組及聖十字架堂環保推動組。

聖安德肋堂SAY環保小組：以環保連結

今年年中收到在天主教綠色傳人工作的天沛的消息，聖安德肋堂成立了環保小組，小組工作重點包括青年培育。這樣我十分好奇，在堂區人口老化和生態關懷議題邊緣化的情況下，為甚麼他們有這樣的定位為自己增加難度？

小組的成立由負責堂區青年工作的牧職修女陳艷芬修女牽頭。陳修女在堂區負責青年工作，觀察到堂區青年都以服務為主，希望有不同的小組可以讓青年有選擇，發展另類的共識同行。過去，堂區都曾舉辦環保回收或生態苦路等活動。直到今年，堂區青年組（St Andrew's Youth, SAY）重整時以「匯聚青年」、「擴

闊視野」及「環保建家」為方向。堂區有聲音希望可以多一點環保元素，並在堂區大會獲得迴響。種種因素加上主任司鐸郭偉基神父策勉下，青年組便發起成立環保小組。



聖安德肋堂SAY環保小組成員

新成立的SAY環保小組的工作不只環保或回收活動。來自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修女平日在靈修時已有「我、天主、他人與受造物連結」的面向。她留意到即使教宗方濟各頒

布《願祢受讚頌》已經十年，大家也未了解當中真義。她表示：「希望透過小組帶出通諭中與受造物建立手足情，一起去讚美和感謝天主的意義。」確定成立小組後，修女馬上就邀請一向很有誠意在教區推動環保的教友天沛加入。對他而言，基督信仰都包括對受造物的愛，「其實我們不是要講環保，因為保護是可以不需要有愛，可能只是一個責任。我們強調的是愛，認識天主愛的幅度，除了愛主愛人，也愛大地。」小組是著重愛和關係，但因為「環保」二字本來就為人熟悉，所以就以環保為名，期望可以藉此接觸到更多教友，甚至非教友。

雖然小組新成立，但大家都已經很清晰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路向。天憫和Athena是SAY環保小組的活力青年代表。

天憫從小活於堂區生活之中，參與過不同的善會，對聖安德肋堂充滿歸屬感，但她有時也感受到青年的堂區生活奇怪。她表示「不少教友回到聖堂就好像只是望彌撒，很恆常地一定會有主日學，就沒有其他了。但堂區是不是可更lively（有活力）？很多時候覺得奇怪，堂區好像人很多，但沒有熟悉的人，沒有交流機會和接觸。」堂區的年輕人愈來愈少，留下來的除了是輔祭或歌詠團成員外就未有一個角色或位置。近年堂區成立青年組加強發展青年工作，天憫相信成立新平台成立就有更多可能性讓大家可以相遇。

SAY環保小組本身也在連結堂區不同的人。慕道班學員Athena正修讀地理課程，陳修女留意到Athena的志趣，於是邀請她加入小組，讓她不單可以有經驗，也可以堅實信仰。Athena亦感恩可以在堂區這個信仰起點服務，實踐所學，多參與生態保育等工作。她留意到教友之前都踴躍參與堂區的環保活動，認為聖安德肋堂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談及未來工作計劃，幾位組員之間已有默契，環保小組不講成效，而是講愛和關係。未來他們會在堂區內分享更多「天主教中生態關懷」的訊息，慢慢地讓大家可以由自身角度出發關心受造物。另一方面亦準備跟區內的小學合

作，希望接觸到非教友，讓家長都知道堂區的工作。陳修女強調「最主要不是工作，而是讓年青人可以經驗，堂區大眾可以參與」。



上：小組成員在2024年製作的受造界時期展板

下：小組在堂區舉辦生態苦路

聖十字架堂環保推動組：傳揚基督喜樂

在將臨期來臨之前，聖十字架堂的環保推動組成員和義工們齊聚在聖堂空地，共同製作環保聖誕樹。在此過程中，路過的教友們不時寒暄，甚至有些人留下聯絡方式表示希望加入義工行列，讓人感覺到這新成立的小組已十分成熟。



在時代徵兆中認出希望

／李穎妍（本會幹事）／

教宗方濟各在題為《望德不叫人蒙羞》的2025禧年詔書中提醒信徒，「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個旅程，需要一些特別強烈的經驗來深化和維持望德，望德是我們重要的同伴，引導我們邁向與主耶穌相遇的目標。」

教宗表示，在禧年中，「除了在天主的恩寵中尋找希望，我們還需要在天主給我們的時代徵兆中認出希望。」他說：「我們需要承認我們的世界存在著無限美善，以免我們陷入被邪惡和暴力淹沒的誘惑中。」

教宗指出，希望的首要標記就是為「再次陷入戰爭悲劇的世界實現和平」。他問道：「期望武器能沉寂下來，不再降下毀滅和死亡之雨，這期望真的只是異想天開嗎？」教宗祈願禧年提醒我們，「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瑪五 9）。他表示，「和平的渴望挑戰著我們所有的人，也要求我們採取具體的措施」，並呼籲外交工作「堅持不懈地致力於尋求一切機會，以勇氣和創造力開展能實現持久和平的談判。」

第二個希望的標記是熱愛生命，並與人分享生命的熱情。遺憾的是，在今日的世界，人們普遍缺乏這份熱情。教宗指出，許多國家的出生率正以驚人的速度下降。這源於「現今生活節奏快速，人類對未來的恐懼、缺乏工作保障和適切的社會政策，以及追求利潤而非關注人際關係的社會模式。」他呼籲各國透過負責任的立法來扭轉上述情況，並敦促基督徒團體站在最前線，指出社會需要一個支持和促進希望的盟約，為一個充滿嬰兒和兒童歡笑的未來而努力。

教宗說，在禧年中，我們被召喚為那些經歷各種困難的弟兄姊妹帶來希望的具體標記。他提出了許多具體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教宗首先呼籲信徒關懷服刑人士，他們每天都承受著被拘留及受限制的痛苦、缺乏關愛。他呼籲各國政府實施各種形式的大赦或免刑，恢復受刑人的希望。為了表達對服刑人士的關懷，教宗將於2024年12月26日，在羅馬雷比比亞監獄開啟聖門，邀請服刑人士帶著新的希望和信心展望未來。

教宗同時呼籲信徒把希望帶給在家或在醫院的病人，探望他們時表達關心和愛護可減輕他們的痛苦；憐憫也能帶給他們希望。

教宗強調為青年帶來希望的重要。他說，青年人因缺乏就業機會或工作保障，或在完成學業後缺乏前景而失去希望。這使他們灰心喪志，部份人因而濫用藥物，甚至做出自我毀滅的行為。教宗指禧年應該激勵教會更努力親近年輕人。

教宗又呼籲信徒在禧年要負責任的態度來陪伴和接納移民，他們為了自己和家人尋找更好生活而離鄉背井，他們需要看見希望。教宗亦為流離失所的人、遷徙者和難民發聲，指他們應該得到安全的保障，並獲得就業和教育的機會，好能在新的社會環境裡安身立命。

教宗也呼籲基督信仰團體和公民社會關懷長者，他們經常感到孤獨和被遺棄，我們應該帶給他們希望；特別要關心祖父母，「他們是年輕一代信仰和智慧的傳承者」。

最後，教宗呼籲我們把希望帶給全球數十億缺乏生活必需品、無家可歸或缺乏足夠的食物、遭受許多人的排斥和漠視的窮人。他要我們謹記：窮人幾乎總是受害者，而不是應受指責的人。

讓我們響應教宗的呼籲，在禧年以具體的關懷行動，為處於困難中的弟兄姊妹帶來希望的標記。



聖十字架堂環保推動組環保小組成員

據陳玉強執事所述，前任主任司鐸劉德光神父早已在聖十字架堂推動環保工作。他指教宗方濟各推出《願祢受讚頌》通諭，讓他知道「在信仰生活中，環保同樣重要。我們不僅要愛主、愛人，還要愛護大地。」他們著手綠化堂區，計劃打造一個天台園圃，但因建築安全問題而擱置，改以小盆栽綠化。隨後，執事也曾邀請港燈為堂區進行能源審計，發現要節省用電，必須從照明和冷氣入手。改善照明可以通過更換設備來實現，但減少冷氣使用則需要每個人自我節制。

小組召集人文樂表示，由於疫情的影響，堂區的環保工作曾經停滯，直到一位教友的提議才重新喚醒了這項工作。「有位教友提著《願祢受讚頌》通諭來找我聊天，他問堂區是否可以發展相關工作。這次對話提醒我堂區需要重新啟動這項工作，在（現任堂區主任司鐸）廖神父的支持下，我們勇敢地成立了小組。」文樂強調，小組不同於一般的環保團體，基於對天主創造的欣賞，鼓勵大家以行動珍惜受造物。小組名為環保推動組，強調行動的重要性，希望能夠推動教友生態皈依。

陳執事指出，環保知易行難，應從微小的事情做起。小組成立後的第一個活動是推出飯前飯後的祈禱卡，提醒教友感恩天主賜予的食物，同時珍惜受造物。小組也持續進行堂區的綠化工作，聖堂周圍的空地被數十棵盆栽環繞，宛如一個小花園。小組為小盆栽加上名牌，讓教友更深入地了解天主的創造，逐步培養大家惜物的心。

每位小組成員都有自己的「塔冷通」，並在小組中貢獻所長。成員Wendy用巧手將蛋殼、雪糕蓋及廁紙桶等廢物再造為新的飾品，提醒大家動手工作和簡樸生活的樂趣。這些作品不僅為堂區籌款，更是福傳的媒介。Wendy提到她回收舊物的靈感源源不絕，「每次我祈禱時，聖神就會給我畫面。大家看到我的作品那麼美，連非教友都會想了解我的宗教。」在訪問期間，有教友被Wendy的作品吸引，留下聯絡方式，期待未來一起做手工。

環保推動組在短短一年內已吸引了30名環保之友，他們參加活動，也為堂區服務。當問到文樂如何召集到這麼多人時，他表示：「小組的目標與堂區的願景一致，都是傳揚基督的喜樂。希望讓人覺得小組的工作有趣、美麗且吸引，慢慢讓他們感受到天主的奇妙，原來許多廢物都可以再造，這是我們種下的種子。」

展望未來，環保推動組不僅希望環保工作在堂區內繼續，還希望與其他堂區進行更多交流，讓其他堂區的教友都懂得欣賞受造物界的美好。



小組成員Wendy的環保升級手作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

照顧者服務二三事

／楊健濱（本會幹事）／

隨港產電影《破·地獄》票房高開，各大書局紛紛將談論死亡或生死教育的書籍，放於當眼處，而差不多同一時間，立法會已於2024年11月20日三讀通過《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目的把現行普通法規定編纂為成文法則，設立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法律框架，以涵蓋預設醫療指示和命令的訂立、簽發、撤銷、有效性、適用性等事宜，並為治療提供者和施救者，提供遵從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上的相關法律保護；以及消除緊急救援人員在遵從預設醫療指示上遇到的法律障礙。預計18個月後條例會正式實施，期間政府會展開不同的公眾教育，讓大眾認識條文，好為每個人對自己人生最後的路程，有更多自主選擇，令每個人有維持尊嚴及減少痛苦的權利。

政府指出預設醫療指示目的在於病人在生命晚期不能自決時，在符合指明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停止或不給予病人指明拒絕的維持生命治療，目的是在於照顧病人最佳利益，讓病人自然死亡，亦是合乎倫理及法律的做法。

然而，有不少人誤解自己的身體狀態仍然良好，未致於太差，又不是患有末期疾病，於是減少或輕視對死亡的關心或是置於不理，但萬一遇上意外，家人及病者也因此耽誤了討論各種照顧及治療的意願，令到病者得不到較好的晚期生活，家人亦有機會因此而感到愧疚。

面對死亡、開放談死，其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但礙於華人社會將死亡成為談論的禁忌，特別是後輩難以啟齒，與其年長的父母或親人談論臨終前的預備。

好好談死

坊間提供了不少給照顧者參考的資料，好讓我們了解如何與長者談論身後事。首先，切忌以第一身的形式討論，所以要談及「他死」，不要談「你死」；第二是問「為甚麼」，而非「做甚麼」，這可以了解親人心底裡的想法，而非單純交代後事或事工；第三，別期望交流可以一步到位，慢慢選擇不同的時機，交流不同細節及期望；第四是要有同理心，並不是每個人都容易和預備好談論死亡，所以切記不要強迫或勉強討論，最終只會將關係破壞；最後則是當親人主動提起時，盡量多給予肯定，而且不要附帶任何評論，並要預先了解死亡課題，例如晚期照顧、遺囑及葬禮安排等，這樣就可以更深入探討親人的想法¹。

平安五寶

平安五寶是貫穿生前身後五個重要的準備，包括平安紙（遺囑）、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身後事規劃及生命故事。生前可以與家人就此好好溝通及準備，規劃晚年人生。

首先，訂立平安紙，這可讓親友在被照顧者百年歸老後，方便打理後事，並按其遺囑意願把一生累積的財產或財物，分配給重要的人或機構，遺愛人間。

其次，訂立持久授權書，是萬一因病重而變得神志不清、中風昏迷、而患上腦退化症，而失去「精神行為能力」處理個人的財產時，在持久授權書裡指明的人可代為處理財務事項。這可以有效率地管理財務，避免複雜的法庭程序，減少家人財務上的困難和煩惱。

預設醫療指示讓家人和醫療團隊清楚被照顧者的意願。生命到了末期，如果不想接受心肺復甦法、人工輔助呼吸、插胃喉等等的維生治療去延長生命，可以紓緩治療和護理，代替某些未必有療效的方法，這時可透過預設醫療指示，讓自己可以舒適而有尊嚴地活到生命的盡頭。

身後事規劃是在殯儀策劃師的協助下，親自或與家人一起選擇及記錄自身在身後事安排上的意願及細節，讓家人在被照顧者離世時，按照她/他的想法辦理後事，保障她/他的意願及「一路好走」的權利。

最後是生命故事。平日難以啟齒的一些想法，或許換個方式表達，仍可傳遞到親人心中。趁被照顧者還健在時，雙方抓緊機會表達或記錄心中所想，思考人與人的連繫與在世的幸福，學習珍惜眼前人，讓親人一起好好記錄她/他的生命故事。設計獨一無二的「生前告別式」，如舉辦一場生前喪禮，小至寫一篇暖心的文字送給家人作禮物，都可以是生命故事的表達形式，讓親友間談論死亡及分享心底話²。

《四道人生》

對很多人來說，人生當中最大的遺憾莫過於在自己臨終時來不及與至親好好道謝、道歉、道愛及道別。《四道人生》是人生的價值，能讓臨終者、家屬和親友之間有一個可以好好聊天的話題，縱然有時難以啟齒，但在生命末期的當下，為了避免遺憾，更該把這些潛藏在心中的話語好好說出口。坊間有不少名為《四道人生》分享及活動，讓參加者認識死亡的意義，從死看生。

善終服務

紓緩治療及寧養服務是互通的，而早年較多人稱之為「善終服務」，是一種為危症患者提供的治療護理方法，目的是為病患者及其家屬提供身、心、社及靈四大支援，讓他們的生活質素得到改善，讓病者有尊嚴及安詳地度過人生最後一程。社會上有不少公或私營的寧養服務，收費不一，可了解清楚及比較，而部分服務對經濟困難者會予以經濟支援。

最後歲月只能在醫院度過？

相信許多人仍然覺得，最後歲月只能在醫院度過，但其實有部分病人可以選擇在家離世。當中有三類病人比較合適。第一類為末期癌症而選擇不再接受治療者；第二類是患有器官衰竭

者例如心臟衰竭、呼吸系統衰竭、腎臟衰竭；第三類就是無法進食的植物人或末期認知障礙症患者。當患者及其照顧者提出在家寧養後，需要專科醫生詳細評估，了解患者及家人的意願，以及其疾病是否無可逆轉等因素後，才會作出轉介³。

明愛安老服務-寧安服務計劃

無依長者擔心日後的身後事無人跟進或是以老護老的朋友，其中一位先行，另一位要處理身後事時，亦難免感到吃力。明愛安老服務下的寧安服務計劃可協助長者共同設計後事，並按會參加者的意願，執行相關身後事的安排⁴。

病人離世後的哀傷輔導

若親人離世，照顧者的情緒複雜，雖如釋重負，但並不快樂。坊間亦有不少機構，提供喪親的哀痛輔導，協助有需要的人士過渡艱難及傷痛。而在教會內，如教友不幸過身，可與神父或堂區辦事處聯絡，堂區的善別小組會提供支援。天主教善別牧民協會亦會協助堂區成立善別小組，並培育其成員。協會網頁提供了不少有用資訊，包括善別錦囊，靈修資料等⁵。待一系列的儀式完成以後，慢慢沉澱下來時，可能會發現個人情緒未處理好。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會的「谷中百合喪親關顧同行服務」，專為喪親四個月或以上人而設，透過在小組的信仰啟迪及組員的陪伴，讓參加者得到天主的安慰，及在與教會同行中找到生活的力量和希望，服務亦會為有需要的朋友轉介專業人士，尋求協助⁶。

1. 【晚期照顧】如何與長者打開話題談生死教育？掌握七個時機五大原則，656照顧者好幫搜。https://656carer.com/tips/?taxonomy=stage-carer-section&name=e0018
2. 一切從簡 平安五寶。https://www.forevergift.hk/5blessings?disableHtmlEmbeds=true
3. 【晚期照顧】拆解「在家離世」疑慮 五條照顧者最常遇見的問題，656照顧者好幫搜。https://656carer.com/tips/?taxonomy=stage-carer-section&name=e0012
4. 明愛安老服務-寧安服務計劃。https://www.caritasse.org.hk/zh/?page_id=8576
5. 香港天主教善別牧民協會。https://hkcbpa.catholic.org.hk/
6. 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會「谷中百合」喪親關顧同行服務。https://dpcmf.catholic.org.hk/bereave/

關社禱文



為服刑的弟兄姊妹祈禱

在服刑的弟兄姊妹正處身受限制的痛苦中，缺乏關愛，而且他們時刻掛念著家人，飽受相思的煎熬。求主讓我們關懷及接納服刑的弟兄姊妹，幫助他們重拾信心，使他們重新融入社會，對未來充滿希望。

為病人及照顧者祈禱

求主堅強、安慰病患者及他們的照顧者，讓病患者得到妥善的治療，減輕他們的痛苦，照顧者得到社會適切的支援。求主也將兄弟情誼傾注我們心中，以愛彼此相待，持續向病人及照顧者給予關懷和照顧。

為青年人祈禱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及不公義和冷漠的世界，青少年容易感到灰心喪志，失去盼望。求主親臨青年人的心，使他們在憂苦絕望之中，懷有希望和喜樂。求主也讓我們以新的熱情，親近年青人並表達對他們的關懷和愛護。

為離鄉背井的移民祈禱

現今世界有數以億計的人因天災、戰爭、暴力而被迫離開家園，在陌生的國度過著困苦的生活。求主垂憐他們，賜予他們安慰及得到安全的保障，並使他們在危難中及在新環境中擁有安身立命的機會。求主也轉化各國政府與人民，以包容慈悲的胸襟，陪伴及接納他們，協助他們融入社會，保障他們正當的權利。

為孤獨及被遺棄的長者祈禱

長者為社會奉獻了一生，他們是人生經驗的寶藏，求主保守他們得到尊重及照顧，並在關懷中得到支持及找到生活的希望。求主喚醒社會大眾對他們的關注，給予他們所需要的協助，讓他們能安享晚年。

為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窮人祈禱

求主喚醒社會大眾關注生活在貧窮及困苦中弟兄姊妹的處境，給予他們所需要的協助，也願我們能抵抗浪費文化，樂於與其他弟兄姊妹分享我們所有，共建關愛共融的社會。





教 區 全 人 發 展 委 員 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香港西灣河耀興道七十二號聖十字架中心六樓
6/F, Holy Cross Centre, 72 Yiu Hing Road, Sai Wan Ho, Hong Kong

電話Tel : (852) 2560 3865

傳真Fax : (852) 2539 8023

電郵 Email : dcihd@catholic.org.hk

網址 Homepage : <https://dcihd.catholic.org.hk>

臉書專頁 Facebook Page :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Instagram (IG) : DCIHD.HK

全訊 2025年1月 (第六期)

封面及排版設計 : Cham Lo

鳴謝 :

王美鳳牧師

甘浩望神父

阿男

仁愛之家義工Priscilla

陳家洛博士

印刷品